



古文真寶叙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孟而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真寶之編首有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之以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

微意也。惜乎舊所業行卒多
刪略。註釋不明。讀者憾焉。有
三山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
暇。閱市而求書。未善者正之。
繁者芟之。畧者詳之。必歸於
至當而後已。若此書者。撮大
意於篇題之下。精明訓解於

句讀之間。非惟使幼學之士
得有所資。而挾兔園冊於黨
庠術序之間者。亦免箱口之
譏矣。予寓書林六年。得一善
士。而與之友者。必先生之高
第也。來後去先。雖不及會。然
觀其徒。則可以知其師矣。一

日有章余君語予曰古文真寶先師用心之勤矣猶未有以題其首非缺歟盍請序之予不獲辭遂述其槩而為之書至正丙午孟夏盱江後學鄭本土文叙

重刊古文真寶跋

永陽屬徐州府黃堅氏徐州麟峯人所集古文真寶

二十卷指真寶前後集載七國而下諸名家之作

凡二十有七體三百十有前集有二百四十五篇

後集有六十七篇也合三百一十二篇弘治本前集與魁本有異已有十餘後集與魁本全同而蓋精選也梓行已久近日書肆中所傳者率多湮蝕讀者患之予偶得善本撫之暇畧加點校因命工重刊以

善本撫之暇畧加點校因命工重刊以

便後學鳥庫三代而上不可尚已如此編
 所載亦得例為古文者以其去古不遠而
 古人之法程猶在也自夫趨變愈下遂使
 古人常立乎千仞之上若不可企及者是
 果古今人不可同哉有志于復古者曷于
 是而求之爰書以識歲月云弘治十五年
 孟冬上澣日青藜齋寓萬曆本作寓非也
 雲中大同府也
 雲中有斐堂書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目錄卷上

辭類

秋風辭

前漢武帝

漁父辭

屈平

歸去來辭

陶淵明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阿房宮賦

杜牧之

秋聲賦

歐陽

前赤壁賦

東坡

後赤壁賦

同

憎蒼蠅賦

歐陽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雜說

同

名二子說

蘓老泉

稼說

東坡

愛蓮說

周茂叔

解類

獲麟解

退之

進學解

同

古文目錄

序類

春夜宴序

李白

集昌黎文序

李漢

送孟東野序

退之

歸盤谷序

同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滕王閣序

王勃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獨樂園記

司馬公

醉翁亭記

歐陽

畫錦堂記

同

喜雨亭記

東坡

岳陽樓記

范希文

子陵祠堂記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待漏院記

同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公

袁州州學記

李太白

思亭記

陳師道

目錄卷下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四箴

程正叔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克己銘

呂與叔

西銘

張子厚

東銘

同古覲銘 唐子西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弔古戰場文

李莖

頌類

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大唐中興頌

元之

酒德頌

劉伯倫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郭橐駝傳

柳厚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碑類

韓文公廟碑

東坡

辨類

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諱辨

韓退之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後出師表

同

陳情表

李令伯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原道

同

論類

樂志論

仲張統

過秦論

賈誼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為人求薦書

同

答陳商書

同

與韓荊州書

李大

答張籍書

韓退之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一

後集

辭類

秋風辭

休齋云

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馬者，漢武帝因祠后土於汾陰，作秋風辭一章，凡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

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

曰：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
州木黃落兮鴈南歸

同季秋之月。州木黃落。鴻鴈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

佳。人謂羣臣也。此三韻一葉。泛樓船兮濟

汾河應劭漢書註云作大船。橫中流兮揚

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

歌棹歌發棹。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六韻一葉。銘雜成章楚詞之體也。

傷悲。六韻一葉。銘雜成章楚詞之體也。

漁父辭此篇乃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迂云漁父蓋古巢由之流。荷簣文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

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

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與史作歎。至於斯作

而至此。與世一作世人皆史作混我漁父上。有而字。下句同。放下。有爾字。

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歆其醪何故漢思高舉自令放爲舖食也歆飲也糟醪皆酒滓也以水昌日反醪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力支反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察潔白也汶汶垢辱也振音正汶音問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

世俗之塵埃乎湘史作常音長葬上史有中下史有耳字皓皓一作皎皎一無之字塵埃史作温蠖若從諸本則埃叶衣字作於支反若從史則白叶蒲各反蠖於郭漁反而二字自相叶反○温蠖猶惜憤也

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胡板反繼一作曳無乃字吾一作我

下句同濁叶竹六反○莞微笑貌鼓枻扣舡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也見禹貢纓冠索也

歸去來辭

宋文公云

歸去來詞乃晉陶潛淵明之所作也

彭澤縣令時郡守遣督郵至吏自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歸去遂作此詞以見其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耻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謚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篇耳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楚聲而無尤怨切感

之病

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蕪謂草也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

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而方來之事尚可追

是而昨非

如人行迷失道途尚尤未遠覺今實迷塗其未遠覺今

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行舟也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此一節

述其歸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

也載則也欣則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稚小

門伺候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晉蔣詡幽居開三徑潛亦

貌涓涓。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物

泉流貌。其管行今止。此一節述其歸去之後。景象之美。交游之樂。已矣乎。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

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帝鄉。京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音茲。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

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樂夫天

決於歸去而無疑也。此一節斷盡歸去來辭一篇之旨。

賦類

弔屈原賦 弔屈原者。漢長沙王。大傅賈誼之所作也。誼以謫去

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沈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

因以自喻。後之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

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

迺隕厥身。 極。止也。詩曰。烏寧哀哉。今逢時

不祥。鸞鳳伏竄兮。鸚鵡翔關。茸尊顯兮。

讒諛得志賢聖逆戾今方正倒植謂隨夷

溷兮謂跖躋廉莫邪為鈍兮鈇刀為銛關

不才不肖之人也植立也隨下隨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讓國而餓死跖盜跖躋莊

躋秦楚之大盜也莫邪寶劍名銛利也○

溷音沈錫史記作梟鬪吐盍反尊人勇反

植音值跖之石反躋居畧于嗟默默生之

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

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

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默默不自得意

也生謂屈原也言其無故而遭此禍也幹

轉也康瓠瓦盆底也蹇跛也驥驂馬也服

駕也章甫冠名薦屨反在屨下也嗟咨嗟

也苦勞苦也若語辭○默史作墨音無

幹鳥活反罷讀曰疲或曰苦當作若易曰

則嗟若史此一節兮字皆在句中寶上有

而諄曰諄告也即亂辭也已矣國其莫吾

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

潛以自珍偃蜺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

蛭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

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壹鬱也

縹輕舉貌襲重也九淵九旋之淵言至深也。個背也。蠖蠖皆水虫害魚者蝦蛭蟻亦水蟲之小者言龍自絕於蠖蠖况肯從蝦

與蛭蟻乎○吾史作我無兮于字

堙去聲縹匹遙反史作溧

史作絕勿音昧又于筆反個音面

音退蛭音質蟻音引吐平聲臧古藏通臧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

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

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般反也離遭也郵過也歷經過也四尺曰初增重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汗瀆不泄之水也鱣大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數里○般音班字從册青之册郵與尤同史作尤故叶音孤史作辜歷史作臚視也其君史無其字汗一胡反鱣升連反螻音婁螻蛄也螻與蟻同叶五居反

阿房宮賦

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關。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山曲也。房房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燬。故天下只云阿房宮。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未一段。尤含監戒。讀之。有餘味焉。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

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趙。虜趙王。二十一年。取燕。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攻魏。魏王降。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蜀山元阿房出。蜀山木盡。阿房宮成。此且言作宮之由。

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

折自南山北。結屋直至。直走咸陽。陽殿為

大宮。走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

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牙高聳若鳥

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屋中心聚。處其勢

湊。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遠

之。天井如蜂窠。焉。水。蠹不知其幾千萬落。溝

處幾千萬條。圖初六反。長橋卧波。自阿房

之咸陽以象天極隱居詩話永雲何龍牧謂龍見而

有長橋臥水波上雲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

又洪駒父云鮑欽止謂余言杜牧未雲何龍古本作未雲何復道行空阿房為閣道

龍當以未雲為是山之巔以為不霽何虹復道之長朱碧相

關目為復道照有若虹之光彩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

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

而氣候不齊歌臺暖響冷袖風淒妃嬪媵

嬙自皇后而下次為妃次為嬪又其次王

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

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粧鏡之多且

在天綠雲擾擾梳曉髮也髻髮新縮如渭流

漲膩棄脂水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

煙斜霧橫焚椒蘭也椒蘭之香氣如煙霧雷霆乍驚

宮車過也宮車之聲若輶輶遠聽車行漸

輶輶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

綰立遠視而望幸焉望秦王之臨幸其宮中也有不得

見者三十六年

始聖在位者二十六年有終其身而竟不得一見者

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

趙燕

韓魏齊楚六國之美人其收藏經營皆精英者幾世幾年取掠其

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

晦庵云當

作不能謂幾世所積而有若云取足於一且則不能一朝一夕便可輸納遺來於

此宮之鼎鑄玉石視寶鼎若鑄然金塊珠

間者藥言秦人視金如土棄擲邈迤秦人視之

亦不甚惜此截極言宮嗟乎上文既叙其奢侈矣此却

歎息而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

言其弊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

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

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

庑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

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

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陳勝乃戍卒

耳遂呼而人

應函谷舉漢王舉義兵楚人一炬項羽燒秦宮室

之火以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

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此截極言秦以奢侈

自取敗自取敗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

秦秦復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又復兼愛六國之人

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

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

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一句

含規戒一賦之中其意思悠長蓋無終窮其可永歌者矣

秋聲賦此篇最善形容物象鋪叙橫

感與時俱變使人黃之有悲秋之意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

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

而辟拜普耕反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

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音窻又七

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枚如

上街之禁其語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
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
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四句形容秋聲
最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
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
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戾人肌骨以石
刺病曰版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凄
凄切切呼號奮發豐艸綠縹而爭茂佳木

葱蘢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
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此說
聲夫秋刑官也周禮秋官司寇於時為陰
前律歷志陰氣遷又兵象也夏官大司馬
於行為金唐樂章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律
志義者成成者常以肅殺而為心卿飲酒
方故秋為矩也天之於物春生秋實又說故
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秋曰素商應

氣夷則為七月之律月令孟秋之律昭夷則商傷也

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又說

嗟夫艸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歸

於惟物之靈置人為萬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

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情而况思其力

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

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

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

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墜但聞四

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未段謂人之

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廩乎悲秋之意溢於言表也駮於脂反閔音壻

前赤壁賦按晁補之續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

也曹操氣吞宇宙樓船浮江日中已無吳矣而周瑜年少黃蓋裨將一炬

以焚之公謫黃岡數遊赤壁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壯瑜

功而賦之云謝云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亦絕

倫之識不能為也蕭洒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

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才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蘇子瞻

壬戌之秋宋元豐四年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

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

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本刺好色謂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章中月出皎今喻美色之窈窕其姿之舒也佼人則美人也坡老借此而賦亦譏在位之不好德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前言清風此言月出一篇

張本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

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

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

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謝云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天

宇合而為潔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

之歌曰謝云學桂櫂兮蘭槳楚辭九歌云桂櫂兮蘭槳

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

天一方楚詞望美人兮南浦謝云秋水清見月在水謂之空明月

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
客有吹洞簫者

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

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

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

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選魏武帝短歌行

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曹操字孟德是為魏武帝西望夏

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山川相繆

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謝云此一段為客之言以發明已意方

其破荆州劉琮下江陵曹公自江順流而

東也舳舻千里舳是舫尾舻是舫前旌旗蔽空

灑酒臨江橫槊賦詩元稹云曹氏父子鞍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謝云有感况

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

鹿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

於天地之間寄身於江流之一粟也

於天地

蟬、蟬、小蟲、谷、溟、溟、朝、生、暮、死

渺滄海之一粟哀

吾生也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

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

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盈、虛、者、如、彼、而、卒

莫消長也此句、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

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

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前、應

清風徐來月出東山之句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

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

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

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晉陸機云賦體物而瀏亮披知前赤壁賦已曲盡其

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
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未用道士化鶴
之事尤出人
人意表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而作堂焉

號曰雪堂以大雪中
為之因繪雪於四壁

將歸下臨臯

公始至黃

寓定惠院後遷臨臯亭在回車院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

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四句形容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

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

松江之鱸

隨唐佳話吳都獻松江鱸魚鱸

佳味顧安所得酒平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

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

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

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

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

俯馮夷之幽宮。冷齋云馮夷華陰人服蓋
二客之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艸木震動，山
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
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
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
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曼
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
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

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
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
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
戶視之，不見其處。東萊云此賦結處用韓
鶴為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佐卿
化鶴事○元豐六年東坡自書此賦後云
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
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
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
漢陽縣予謂江夏之西南者政曹公所敗
之地也按二國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
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

與齊安
步下也

憎蒼蠅賦

蠅之為物賦性至微害物至重猶如毒人邪侮以敗君

德變黑白以為物之害此詩人托物比興

歐陽公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

尾

傳蜂蠆有五邁反

又無蚊蚋之利齧

歐陽公

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蚋自啜喝來利齧咬人也

幸不為人

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

盃盃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

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

營營 還

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

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穰

廣廈珍簞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耗兩目其

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念

於爾而何負乃於吾之見殃尋頭撲面入

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眵目欲瞑而復

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
周公於鬚髯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
不復夢見周公莊子夢為胡蝶栩栩然也徒
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脫或
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一也又如峻宇高
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
日之餘閑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
屯凡格或醉醇酎音宙因之投溺或投熱羹

遂喪其魂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

班固難莊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尤忌赤頭號

為景迹西陽雜俎身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一有霑汗人

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

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

暇於清談王衍手揮玉麈賈誼堪為之太

息賈誼上書可為痛哭者此其為害者三

一可為長太息者六

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
收藏謹餅鬻之固濟乃眾力而攻鑽極百
端窺覷至於大哉肥牲嘉穀美味益藏稍
露於罅呼訝反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
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
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
憂囚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
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

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
刺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詩青蠅大夫
營青蠅止于棘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

說類

師說

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
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為師愈是以得狂名余觀退之師說
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
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
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此
篇文字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段段

有力學者宜熟讀。東萊曰：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思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却不失本意。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

惑也。曰云大意說兩句起人不可無師。關

業解惑三大綱。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

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曰云人不可無師處。應上。是第二段。生乎

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曰云承接。吾師道也。曰云結。夫庸知其年

之先後生於吾乎。曰云繳。是故無貴

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曰云

承接開合處。綱目。曰云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嗟

乎。曰云上。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曰云上。說

立意。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曰云第四段。慨

處。立。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曰云第四段。慨

傳人如何無疑惑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

從師而問焉曰云應前聖人且從師此高

之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

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曰云結得王意

傳意換骨法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

愚其皆出於此乎謝云第五段說古之聖

師故聖者益聖今之眾人其不及聖人也

遠矣而耻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

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從愛其子

擇師而教之曰云係於其身也則耻師焉

抑揚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

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

讀之不知惑之不解雙關文法或師焉或

不焉謝云此是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此

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曰云結上一句

云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

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於其身

則耻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意童子句
讀之不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明則
不擇師是學其小而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遺忘其大可謂不明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不耻相師呂云就鄙賤處說諭得切士大夫之族曰師
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
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呂云應前位卑則足
羞官盛則近諛呂云生意說嗚呼師道之
不復可知矣謝云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
族以弟子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
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

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
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
字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
不能及可怪也謝云第八段慨歎後世
耻於從師是智不及巫聖人無常師
醫樂師百工之人也張篇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萇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
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
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教與俱至周
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孔子世家孔
子學鼓琴師襄子昭十七年郊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自洛官何故

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
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猶信。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
則必有我師。而篇述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
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如斯而已。呂云：說得最好。又應前吾師道
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於萇弘。問禮於
老聃。問樂於師襄。問官名於郊子。遇有事
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持之。此四人者，皆
不及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馬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弟子不必不

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
有專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爲耻。况衆
人乎。李氏子蟠年十七韓曰：蟠貞元
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謝經第
十段收。
歸李氏子從學之意
作師說之因貽遺也

雜說豐山云：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
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
以厚祿任之以重
權斯可以展布韓退之

世有伯樂莊馬蹄伯樂善治馬。西伯樂姓
孫名陽善馭馬。而氏韓經云伯

樂天星名王典天馬係陽善馭故
以為名謝云以伯樂喻知人者然後有

千里馬謝云此喻異材此謂有賢宰
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為之用

里馬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謝

豪傑常有而賢宰相故雖有名馬異材祇辱於

奴隸人之手駢歿於槽櫪之間駢頭而死

高才謝云不以千里稱也迂齋云有力

居下位謝云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君庸相之朝沉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

不以英雄謝云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

朱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

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

尊位重祿斯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

也謝云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異才而加禮養

大事成大功而不以是馬雖有千里之能

尊位重祿養之也

食不飽謝云力不足謝云才

美不外見謝云且欲與常

馬等不可得謝云安求其能

千里也謝云安得見其為異材

雄豪傑雖有立大事成大功之材

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且欲與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大事成。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謂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戰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謂天下無異材。其真無才耶。其真不識馬耶。其之上之人不識人耶。○不以其道爵祿之。不能盡其材。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為宰相者。操用其權。不能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真無英雄。豪傑。宰相真不識英雄。豪傑。

蘇老泉

名二子說 老泉先生二子長曰軾次

二子之終身不差毫釐可謂深知二子矣。云字數不多宛轉折旋有無限意此文

字之妙也 蘇老泉

輪輻蓋軫 輿轉者曰輪輻於輪曰輻覆

有職乎車而軾 獨若無所為者 軾在車前 雖

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 此天下無

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深憂長公之不得

重也。不外飾與無所為。一句相應。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

言車之功。轍不與焉。不與功亦不受。禍正相乘除。雖然

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忌之者少。或可免禍。是轍者

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逆知少公。得禍必輕。

稼說 此篇為送張琥作。以稼喻人才。觀坡公所作。豈以一世

之盛名自居哉。其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所以名益盛而學益進也。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

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

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

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糶

而多實。久藏而不腐。已上言稼之美。糶音比。今吾十

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

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上者。如魚鱗而

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

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已上言稼之古。不美。音又。

之人其才非有大過引歸古今之人也人身其
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中閱
閱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
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
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變
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
過人此論成才之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
也吾少也有志於學引歸不幸而早得與

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
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矣推之矣嗚
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
厚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於此矣此乃責
善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
弟也其亦以是語之此乃責兄弟之善
特見朋友相切磋之意亦且知
古之昆季其相勉厲也蓋如此
愛蓮說濂溪先生愛蓮取其有君
子之德異乎衆人之愛也

周茂叔

水陸艸木之花可愛者其蕃晉陶淵明獨

愛菊晉陶潛字淵明獨愛種菊其詩有採菊東籬下之句自李唐來

世人甚愛牡丹韓元與牡丹賦序云天后

丹種其華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艷因命

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日寢盛今自禁

闈海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西瀆之

流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

一事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

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

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

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

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

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解類

獲麟解麟仁獸麕身牛尾一角角上

者有道則麟出毛出三百六十麟為

之長為四靈之一東萊云字少意多

文字立節所以甚生其抑揚開合只

在祥字反覆作五段說○立意精嚴

措辭簡古，鋪叙繳結，句法圓轉，如走盤珠，森然法度之文也。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

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言麟之為靈物其

明詠於詩。

謝云：一句四字，一句三字。

書於春秋。

春秋

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公羊傳：麟者仁獸也。賜冠子：麟者蓋元陽之精也。廣雅：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謝云：三句九字，此是章法。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

祥也。雖婦人小子無高見遠識，亦知麟出為王者之祥瑞。呂云：此是昭昭昭處。

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

為形也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澤之獸不相類。非若馬牛

犬豕豺狼麋鹿然。見其形不難辨認。然則雖有麟

不可知其為麟也。語健角者吾知其為

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此六者形狀皆可辨，出於世間，吾皆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惟麟也不可知，則其謂

不可知其為麟，亦不知其為麟。

之不祥也亦宜

左傳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呂云叙盡前說不祥意謝云有麟而人不可知其為麟則

必有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也

雖然麟之出

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

禮謝云雖然五帝三王之時麒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為聖人而出非無

故而出也 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

不祥也 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

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

呂云意高

類之不 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

也亦宜 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

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進學解 韓愈本傳唐貞元十八年

監察御史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十九年拜

年分教東都至七年復為國子博士

後為四門博士矣及為御史之後又

三為博士矣及元和八年癸巳愈以

古文卷七

數黜官又下遷考作進學解以自驗
發明已意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
深推曰韓吏部進學解主川子月蝕
詩莫不扳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
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大旨出於
揚雄解嘲東方朔客難班固實戲而
公過

國子先生元和七年公復農入太學招諸

生立館下誨之曰子云設為國業精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

治具必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

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

磨光蓋有幸而獲選有含蓄孰云多而

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

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

既有笑于列者曰弟子之先生欺予哉

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以下皆美

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

此二句是 貪多務得 緝大不捐 焚膏油以

讀書法 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以上稱先生 紙排異端 攘斥佛老 補苴罅

之勤於已業 漏 廣書 冠雖散不以其履 張皇幽眇 尋

緒之茫茫 獨勞搜而遠 紹障百川而東之

迴狂瀾於既倒 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稱先生之 沈浸醲郁 含英咀華 作為文章

勞於衛道 其書滿家 上規姚姒 渾渾無涯 周誥殷盤

殷三盤 卽書盤庚 上中下三篇 周五誥 卽書大誥 康誥 酒誥 召誥 洛誥 五篇 信

屈犖牙 犖牙謂不入 春秋謹嚴 一字褒貶 謹而嚴

左氏浮誇 左傳之文 釋經而修 易奇而法 易之變易 甚奇而

正當之理 可法 詩正而葩 詩之義理 甚 正當而辭之

藻麗 下逮莊騷 屈原 離騷 太史所錄 遷大 實華

史公史 記所錄 子雲相如 揚雄 字子雲 司 同工異

曲先生之於文 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

以上稱先生 少始知學 勇於敢為 長通於 文章之著見

文章之著見 少始知學 勇於敢為 長通於

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

稱先生為然而此上四段稱美入之成此一轉辨難公不見信於

人私不見助於友致前童後載童其尾

致動輒得各誓為御史遂寘南夷州令三

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

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

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

設為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稱樽爐

侏儒宋屋梁椽柄榱榑樽樽乃在上根闌居

楔樞謂之楔在地謂之闌居闌門也振謂

之楔註門兩旁木也音音各得其宜以成

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玉札玉屑也丹砂朱

也赤箭青芝四者牛溲馬勃牛溲牛弱也馬勃生於地

如菰而圓且輕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

○二者賤藥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

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

者宰相之方也。魯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
轍環天下卒老于行。列傳孟軻鄒人也。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荀卿守正大
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列傳荀卿
上國亂。君相屬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
晉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
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
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
也。通云。含不盡之意。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

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通云。比之孟。荀自謂足矣。猶且月
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
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
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
非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
分之宜。此四句自離之辭。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
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宿前人之瑕。

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警
師以昌陽引年昌陽乃菖蒲一寸九節○
欲進其菘苓也菘音庇 菘音慈 菘音戈
稀苓乃猪苓 前醫師匠氏之說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如光陰者百
代之過客日月如流 行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
何古人秉燭夜遊古詩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良有以

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大塊假我以文章 大塊即天地也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

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謝靈運之弟 日惠連吾

人詠歌獨慚康樂靈運襲 康樂侯幽賞未已高

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且不

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

數三斗為罰出世說乃竟陵王子良作石
崇有記二十四人犯者六人斗者飲酒
之杯也

集昌黎文序

行齋云退之諸生或為祭文或為後狀淺波疎

密居然可見漢乃其壻也故為叙云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

文與道相離不得道無形文有迹故曰文者貫

道之

不浚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以上一節先論

器

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

其偽皆浚矣乎

第二節論聖經之浚以道

秦漢已前其

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

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

言傑然知與渾然異矣第三節論秦

漢之傑作至後漢曹魏氣象萎柔司馬氏以來

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

為工耳文與道綦塞固然莫知也

第四節論後漢

晉魏之非道也先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

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

畧叙生長而用力益浚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

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

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犖痛股泫澄浚詭

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鎔然而韶鈞
鳴日光玉潔說他溫潤明白處周情孔思千態萬
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澤如水有澤言其歸宿處
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
為以上形容先生文與道合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
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此段四語說盡退之平生
嗚呼先生於文推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
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送孟東野序

迂云曲盡文字變態之妙謝云一篇僅二百

三十餘字鳴字二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據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韓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州木之無聲風撓
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
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
聲或擊之鳴金石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

齊銘綜 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入人來有

不得已而後言平其詞也聲有思平其哭

也聲有懷平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

弗平者乎活樂也者聲鬱於中而泄於外

者也善下多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

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

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此又以天時引之入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

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其於人

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

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

於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

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

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

周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

五文卷之二

衰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含自鳴其不幸一句

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鳴其弗信

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亦自鳴其不幸滅孫

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孟子云以荀卿儕

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

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

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

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兵書以啟殺伐之計或尚

縱橫以行遊說之謀皆非吾道之正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

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善鳴

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

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

亂雜而無章此數語不將天醜其德莫之

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

此數語不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

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見前數子是達者謝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有語重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前面許多鋪叙亦兼有此二段意了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當

必先有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憚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應前謝云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東野本身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送李愿歸盤谷序

公年三十四脫沐京之亂來居洛
且求官京師鬱於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送云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奔走
節是形容思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
同侯人卻在賢不肖何如也

句上終篇 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且宋官京阻 韓退之

大行之陽有盤谷 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 盤谷之間

泉甘而土肥艸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

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

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此

節且說盤谷大 愿之言曰 并愿 人之稱大

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

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

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

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

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

耳而不煩曲着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

惠中 通云看它形容 飄輕裾翳長袖粉白

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特爭妍而

取憐 橫鳥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

當世者之所為也者非惡此而逃之是有
命焉承上不可幸而致也接下此一節說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
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魚
可食看它形容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
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
若無憂於其心分別輕重妙甚車服不維刀鋸不
加看它用字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

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承上接下不
說隱居退遁之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
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看它
許多伺候依栖態度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
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看它形容三樣態度各是
之妙宛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
以下都是退之自說此節說及及求進
之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

之泉可濯可湘湘意地盤之阻阻屈折也

誰爭子所竊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

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

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不祥魍魎之飲且食兮且一作壽而康無

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

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徜徉音常祥音羊猶徘徊也

送薛存義序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畧無滯論吏者乃民

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中間

以庸夫受直合事為譬且云執不同

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

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發端數語

相應學者宜玩味之東萊云句雖壯極有反覆

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柳子載肉于俎崇

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漭飲食之且告白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筋骨蓋民之役
非以役民而已也意也凡民之食於土者
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得固下
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
又從而盜之當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
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
之矣切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
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

同如吾民何一篇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
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
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
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
也審矣前關鎖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
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於其往也故賞
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滕王閣序

并詩唐高祖子元嬰為
洪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

王故曰滕王閣咸亨二年閻伯嶼為
洪州牧大宴于此宿命其婿為序以
誇客因出紙箋徧請客莫敢當勃在
席最下受之不辭都督怒遣吏伺其
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
才也請遂成文極歎而罷勃字子安
少有逸才高宗召為博士因作蘭雞
檄文高宗怒謂有交構之漸乃黜後
到父任所省侍道過鍾離
九月九日會此而作此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在隆星分翼軫之分

野觀之南方楚荆州地接衡廬襟三江而

帶五湖三江者荆江在荆州松江在蘇州
浙江在杭州五湖者太湖在蘇州

鄱陽湖在饒州青州湖在岳州控蠻荆而

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豐城

日干將莫耶其光射斗牛人傑地靈徐孺

下陳蕃之榻徐孺字孺子洪州人陳蕃為
豫章太守持設榻以待之

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

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閻伯嶼

刺史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宇文鈞新

道經禱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

古文選

逢迎高明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

孟浩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晉王濬金

家君作宰勃父福時路出名區童子何知

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

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

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

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

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

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綉闥俯雕甍山

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闔撲地鐘

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

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作此兩句闡公漁舟唱晚響

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

吟俯暢逸興遙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

凝而白雲過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

水朱花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良辰美景賞心樂事

二難并賢主嘉賓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

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上天下地日自古往今來

日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

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濶天柱

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

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閣而不見奉

宣室以何年漢賈誼謫為長沙大傅後召見宣室嗚呼時運

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

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梁鴻善八

分書魏武帝重之其後為佞臣所毀逐於北海豈乏明時所賴君

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

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

爽貪泉見前吳處涸轍以猶權餓轍中有

足隱之貪泉詩北海雖賒扶搖可接鮒魚激西

江之水不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北溟有

鯤化而為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異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孟嘗高潔

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晉阮籍時率易獨駕入山徑勃三尺微命

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

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受長有懷投筆

慕宗毅之長風願乘長舍簪笏於

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謝玄

蘭玉樹使其生於庭階耳接孟氏之芳鄰

孟母三徙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事見論語今晨

捧袂喜託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土有

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楊得意曾薦司

遂顯勃不逢楊得意之薦但誦鍾期既

遇奏流水以何慙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

音奏流水以何愧鳴呼勝地不常盛筵難

再蘭亭已矣蘭亭王逸少梓澤丘墟梓澤

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

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
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詞類

蘭亭記

此篇叙景感懷綽有佳致

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愚謂
當時天色晴朗非陰晦之象而山陰
林下之氣清而爽
者决非謂清秋也

王逸少

永和九年

晉穆帝
年號

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韻語陽秋
云上巳於

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
垢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羣賢畢至少長咸

集此截說蘭亭
聚會之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

曲水

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東晉對曰
晉周公城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云

羽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已上言蘭亭景物之美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

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久，而成者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

古文卷上

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此一截極言死生之變使人觀此文之終而意愈無窮也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自號迂叟其退居適意於園圃真樂如此

司馬溫公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

者學之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卷爲已有踣踣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醉翁亭記

陳后山云記者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歐公此記

直記其事而文出自然少游亦用賦體信矣其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一句句包其西南諸峰林壑尤

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此一截山

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

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峰回路轉有亭翼

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作亭者

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近日未說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

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截說

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

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

前面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

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

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

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

古文卷上

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此一截說朝暮四時景象前開說后

總說歸於樂處

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

者呼後者應偃

於武反

僂

音縷

提携往來而不

絕者滁人遊也

此一截說滁人同樂於此亭意定云狀物之妙無以

復臨溪而漁溪浚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

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

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

籌交錯起坐而誼譯者眾賓歡也蒼顏白

髮頹乎其中間者太守醉也

此一截說太守與眾賓同

遊而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

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

禽鳥樂也

生然下應上○三轉收拾

禽鳥知山林

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

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此一截說太守所樂之真

目無此數語則前面許多鋪張都無合湊矣

醉能同其樂醒能

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

到此方廬陵

歐陽脩也

晝錦堂記

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

厭倒晝錦堂記云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此為文之法也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禮於其嫂

史蘇秦字季子從鬼谷先生游樵悴而歸

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後為秦相佩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謝云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饑死溝中耳買臣不能留即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

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
 管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
 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初封魏國公至和中公以武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歸公相人也先著此世有令德為時
 故卿也
 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
 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
 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同非如窮阨
 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

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
牙者車輪輻牙也纛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公榮桓圭衮
 裳相圭三公所執衮裳三公所服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
 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
 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
 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
 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
 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

快恩雠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管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韓公之戒却如此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人將相勤榮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壯語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占地余雖不獲登公之

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于涉國政民生大體無一點塵俗氣張子詔云予聞陳伯脩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蘇子瞻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解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唐書叔得禾異畝同類獻之天子周禮漢武得鼎以

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喜禾

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

改元為元鼎元年

勝敵以名其子

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名其子曰僑

如○文字不可無此等句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

一也

此節且說志喜之意

予至扶風之明年

扶風在長安左

即郿地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

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

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

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申子又

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似春秋書

法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

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

亭適成

只一句翰上作亭據得甚有法於度○此一截說作亭名亭之由於

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

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

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

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茲熾則吾與二三

古文卷上

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
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
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
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截說得雨之喜不可忘既以各亭
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
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
三日。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守天子造物太空了民曰太
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

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真
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四者既皆無所歸則歸之

於亭名此一截則詠歌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岳陽樓記 首末布置與中間狀

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下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 仁宗年號 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滕

諒字子京 謫守岳州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

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
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
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
商音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
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
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
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
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

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
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立一在○此一至若
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
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
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
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

者矣

此亦一在樓之變態萬狀而人情所感不過二端

岳陽樓記用對語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

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綴上不以物喜不

以已悲人情所感不過上面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只是一致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

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歟按言行錄希文少有天志

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

與歸結句有力勢重萬鈞

嚴先生祠堂記

按本傳子陵本姓莊

武拜諫議不受耕釣於富春山今有

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此是一篇

及帝握赤符漢為火德中微光乘六龍得

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句法天下孰加焉

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

本傳帝引光入論道

舊故因其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密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

陵共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法句天

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謝云兩段並說畧無抑揚

便見先生不屈光武在蠱之上九衆方有

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

說易卦證嚴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此段援易卦證光武

事引兩卦天造地設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

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

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

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翰歸立仲淹來守是邦

緣此所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復者又從而歌曰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謝云范文正公

作此記李太白在生問養生之德不如以
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恭太伯因記
有貪夫廉儒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
惠之風一段因得一字也

黃州竹樓記

東萊曰嘗聞之山谷云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
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
之言也某所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
荆公論文章常先體制而后文之工
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
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乃是韓白
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
醉翁亭記是荆
公之言不疑也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

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

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蕪莽荒

穢因作小樓一間與月波樓通

此一節論竹之省費及樓之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闐

竹具反遼夏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

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

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

鏗鏘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第三節論公退

之暇披鶴氅音啟不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第四節論
登樓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并幹麗譙之勝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第五節論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

至道乙未歲宋太宗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二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第八節論竹樓未遠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見待漏意是

能然詞嚴義正可... 想其人亦自得體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

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其氣矣已上論天道之助以天比

君以四時之吏比相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

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對

論聖道之助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

也此二句繳上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

房魏可數也此一句包數代相臣是不獨有其德亦

皆務于勤耳便見待漏意况夙興夜寐以事一

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以上論古者宰相朝廷

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

之右凡宰相來朝至此待玉漏及晨而后趨朝示勤政也按上勤字

有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

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響聲金門未闢玉

漏猶滴撤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

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此一句包下亦正一反意其或

兆民未安思所蒸之四時未附思所來之
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
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
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
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
待且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
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
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以上說
正意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
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
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
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
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
之私心惛惛假寐而坐有待
漏意九門既開重
瞳曼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
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如下獄埃

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反意是知一國

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此四句結

上二一復有無毀無譽。此一轉旅進旅退竊

位而苟祿備貪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此戒

樣人尤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

用規于執政者。未直記其名以

諫院題名記。迂齋云首尾一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

得諫者。此句關涉大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

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

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

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

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此一

奇非溫公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

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廢曆中

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泯滅嘉祐初年刻
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
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
哉迂齋云結句三四語
凜凜乎秋霜烈日

袁州州學記

迂云議論關涉世教筆
力老健謝云宋朝大
儒作學記多矣二百年來人獨喜誦
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焰
超然不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留乎
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

李太伯

皇帝二十有三軍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
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
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法或連數城亡誦弦
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法三十有二年范
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
闕狀字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疎亡以稱
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字議
以克令相舊夫子廟陞隘不足收餘法

治之東漢土燥剛廢位而陽厥材易洛反堂門庶黜聖易洛反丹浹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音釋采音菜且有日肝江李觀論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訓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久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壯語武夫健將膏降恐后何邪詩

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之廢存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艸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條一可結有筆力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法句禪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治民一有不幸尤為大

苑忠爲子苑存

此等文世於萬世不磨滅

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亦爲國者之憂

思亭記

迂齋云節奏相生血脈相續無窮之意見於言外

陳師道

甄

其人無名位標其姓

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

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

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

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

而問名於余

序事○第一節叙其人來求名亭之由

余以爲

目之所視而思從之

且說思之所始視干

戈則思闢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

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

至而思固其理也

又出一思字泛論人之所思

今夫

過思處升高以望松栢下丘壠而行墟墓之

問荆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
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第二節論思親者
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
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
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第二節論
親不忘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
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
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四節論因
親易忘而

作亭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
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與乎君曰博哉子之
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
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
薪登其丘墓思登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
流涕以泣曰未也百尺竿頭吾為子記之
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
其惡以為戒說作記其可免乎君掩涕而

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第六節進步
云勸戒之意

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終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上

